



## 陳廣道

出生：民國五十二年生

學歷：大學畢

現職：臺灣師範大學美術教學研究所

曾發表之作品：「山與樹」、「懼」、「殘」

獲獎紀錄：中央日報文學獎、竹塹文學獎、全國學生文學獎

## 散文 佳作

## 畫室沉思

### 創作理念

此篇是我學畫的心得。重要的是，藉學畫的過程來懷念父親。父親一生默默的作畫，只為一己興趣，不為名利，他是我心中的好典範，也是我繪畫上的好老師，我從他那學到不少繪畫上的新觀念、新技法，也從他體認到繪畫上的樂趣。

「畫室沉思」，由在畫室沉思的過程中，我走進了自己和父親的畫內，也在不斷回憶中，感覺父親雖已遠離，但他的精神和繪畫觀念，卻永留我心。

畫室的早晨充滿陽光，而亮麗的光線豐富了我的心靈，我隨想像的場景，看到父親和自己所遊歷過的畫中世界，當然，我也看到父親無怨無悔追求藝術的決心，令我感動。

## 畫室沉思

我喜歡靜坐在清晨充滿陽光的畫室，欣賞從窗外慢慢爬進來的光線，為畫室在新的一天注入新色彩，新生命。

好像陽光和窗外飄進來的鳥鳴聲會喚醒沉睡在畫室裏的畫作，當然，它們也必會喚醒我的記憶。我注意起父親所繪的向日葵，黃橙色的花瓣攤在陽光下，與庭院父親栽種的那十幾株向日葵，每天總要迎向朝陽的姿態，是完全相仿的。瞭解父親這輩子最大的心願，是擁有一間屬於個人的寬敞畫室，這個夢想在他六十七歲時實現。然而，他只在這間畫室醉心創作五年，就因罹患腸癌而撒手西歸。畫室有二十坪大，除了存放父親這一輩子畫的大小小近百幅的油畫，也留有我從國中、高中、大學到現在的畫作，疊放在平台櫃裏或展掛在牆上，琳瑯滿目，目不暇給。印象裏的父親，始終對繪畫有著濃厚的興趣，而我大概是遺傳了他這方面的基因，懂事以後經常喜歡去開啓父親的畫具箱，拿著畫筆，學父親一樣盡興的將顏料塗滿整張白紙。

第一次接觸到油畫顏料，我便沉醉在畫布上由色彩架構出的渾厚世界。體會過什麼叫廢寢忘食，那是專注繪畫，走進畫中世界後常有的現象。的確，畫裏的世界是迷人的。直到現在我還以為父親沒死，他只是走進他的畫裏，走進他用畫筆為自己經營的美麗世界。父親很喜歡傾聽我看了他的油畫，所有過的天真幻想。就如同父親的畫裏畫了一幢位於山腰的教堂，我就憑想像告訴他我經過那樹林看到什麼，我又在走進那教堂裏看到什麼。而現在，我則想像父親提著畫具箱，走進他以山中河谷為主體的一幅油畫裏，一步一步涉水越過那清淺的小溪，準備走上山頭再畫一張鳥瞰小鎮的油畫。

看得出父親晚年過得充實而愉快，這主因應是他有了一間溫馨的畫室。父親健在時，畫室桌上擺滿各式各樣瓶瓶罐罐的畫圖顏料，他走了後，我仍保持原狀。清楚記得父親曾說這間畫室就像他的研究室，他花了不少精力去研究配色，並比喻調色像在作化學實驗，但它沒有像配錯化學藥劑會產生爆炸的危險。我對父親的回應，則把自己形容是這些顏色的媒婆，努力尋找適合配對的顏色，看是否能配出只能用心去感覺的色澤。

父親畫西畫畫了一輩子，仍熱衷追求他豐富色彩的畫風。他常跟我說色彩這東西太奧妙了，其中還有很多玄機待他去發覺。在與父親分享繪畫經驗當中，我學到了色彩其實就等於一幅油畫或水彩的生命，要使畫面色彩吸引人，全賴畫者精準的用色，而用色的成功關鍵，全繫在爛熟的配色技巧上。有好幾年的冬天，跟父親去家旁那一畦畦的田野寫生，他問我是否能調出眼前暗褐近似黑的泥土，我不假思索的調色，卻沒料到不管怎麼調都調不出跟泥土一模一樣的顏色。父親就針對我的調色，告訴我顏料和自然色彩的差異所在，重要的是，他要我多跟自然學習配色。

大自然其實就是傑出的配色專家。真的，放眼那一排有著茂密綠葉的扶桑，何以開出來的花朵是紅色而不是綠色？紅花配綠葉，何其耀眼奪目的搭配。再看看別的花卉，即使不是紅花，那純白或黃橙的花朵，同樣是叫人賞心悅目。以前父親給我的作業，是嘗試將水彩盒裏十二色的顏料相互搭配，看到底能配出多少種顏色？我為這作業忙了一個寒假，面對塗在紙上眼花撩亂的色塊，也算不出到底能繁衍出多少色來？現在想想，我想父親大概自己也不知，畢竟，這之間可配出的顏色多到難以數出。不過，每一次有心或無心的調配顏色，在我調出一個嶄新而富個性的新色彩時，總忘了去記下是哪幾種顏色相調配，才會產生這亮麗的顏色？不過這樣也好，這讓我感到每次作畫，對每一種顏色都是好奇的。我可以不斷以畫筆邀約不同的顏色，與它

們共舞，可能又會有新的發現產生。那些被壓擠在罐裏的顏料，期待由我將它們釋放，讓它們形形色色，具有生命般的活躍在畫紙上。

畫室牆上掛滿了畫作，也像牆上有著一扇扇不同世界的入口，吸引我的心神走進畫裏。我時常進畫室原本是要作畫，卻不知不覺流連在一幅展掛的畫前，開始隨畫裏的情境，有著一連串的聯想。

掛在畫室門旁牆上，是一幅五十號的油畫，是念大學時重回童年故鄉寫生的一幅得意作品。靜觀那一幅滿是墨綠色調的油畫，畫中一大片陰鬱的綠樹叢間，還有一條蜿蜒的山徑，我的心思會沿著那狹隘的山路，迅速回到兒時夜裏走山路的山居歲月。我記不起來我有幾次是讓父親背著我走過那漫長的山徑回到家？後來上了小學，使我難忘的是每回和父親一同趕山路回家，父親擔心我會被蛇咬到，總是走在我身前，持竹棍不斷撥打四周的野草。隔了近二十年，似仍能透過這幅油畫，聽到當時走過高及膝的芒草所發出的沙沙響聲。

窗旁也掛了一幅四開大的水彩畫，那是父親的自畫像，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畫自己的作品。那時他病情好轉，精神氣色比以前好很多，吃完早餐，他要我替他將臥室的那面圓鏡子搬到畫室。他梳理一下滿頭灰白的稀疏髮絲，二話不說的就坐在畫架前開始以鉛筆打稿，專心的對著鏡子畫自己。揣測父親當時好像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已不多，但他會提筆畫自己，卻是我始料未及的。當時心裏有那一份訝異帶點不詳的預感，但卻沒有問父親何以突然畫起自畫像？我偶而趨近他，幫他換一桶乾淨的洗筆清水，父親畫得很投入，不時眯眼看著鏡中的自己和露出淡淡的微笑。值得慶幸的是，父親是個會畫畫的人，爲了懷念他，掛張他所畫的自畫像，要比掛張冰冷生硬的黑白遺照來得好看和更富紀念價值。父親這張畫，讓我一直感到他還活在畫室。畫中那看來單薄且蒼白的膚色，再配上一雙骨碌碌的大眼，我很多時候瞥它一眼，

就像看到父親正隔著一扇小窗在遠望著我。去年冬天，我對父親這張自畫像有了新的看法，以為它是父親送我的一份禮品，希望我始終記得他。

「像嗎？」還記得父親畫完自己後曾簡單問過我。畫裏穿藍色襯衫的男子，有著滿臉風霜和憔悴的面容，怎會不像久病的父親呢？畫裏的父親眼神是堅毅的，好像他可以擊退任何困境，然而現實裏的他，從畫完自畫像後，病情又開始惡化，他兩三次試圖握筆要為我畫張像，可惜都提不起力量，該是徹底被病魔擊倒。

這些年來，有空就整理父親留下的作品，在將它們分門歸類中，看到不少父親從未給我看過的素描、水彩及速寫，儘管畫作的紙張早已發黃，更痛心不少作品遭到蟲蛀，但我還是視每件作品為珍寶，小心翼翼的將它們存放好。父親喜好自然，他大部份的畫作皆以山林風景為主。一幅父親的山水畫作就被我掛在牆中央，我常順著畫中竹屋後的小路，一路登上長有青苔的石階，再走入竹林，再一山接一山攀爬上飛霧瀾漫，長滿針葉樹的山巔。回想與父親同到戶外寫生的情景，受父親繪畫上的啓迪，我在戶外實際動筆畫畫的時間不長，大都在觀察中先讓心思神遊山林，使心靈漾滿了對大自然的悸動後，回家後再依著草稿和自己豐富的想像，開始在畫布上再重享一次遊走山中的樂趣。

「多看、多思考」一直是父親告知我在學習繪畫上的不二法門。這大概是許多個晴朗無雲的下午，父親說要到戶外寫生卻沒帶任何畫具的原因。是盛夏，家旁長得正旺盛的九重葛，正沉浸在明亮的陽光中，還有稻田裏結實累累的稻穗，受夏風吹拂，正興起微微前傾的波浪。父親只叫我比較那些暴露於陽光下，和蓋有一層陰影的綠樹色彩有何不同？

當時只覺得給陽光照到和沒照到的景物色彩，只有明和暗的差別，並沒有好好去觀察其中奧妙之處，後來畫了好多年風景畫，再回頭畫靜物寫生時，

卻意外從玫瑰花瓣的紅，讓我發覺到光和色彩間奧妙的地方在哪。我現在對畫玫瑰是愛不釋手，畫室的桌上經常都擺了一束玫瑰。我畫花，我也同時在賞花，在反覆觀察玫瑰花瓣美麗的紅中，心裏也頻頻發出讚賞。我終於看到處於光線下和隱藏在陰影裏的紅真是大不相同，一個感覺是溫暖積極，另一個卻帶有腐敗頹廢的氣息。再透過心靈主觀的想像，玫瑰一個簡單的紅色，竟可以在光和影之間變化出十幾種不同的色調。

父親提醒過我，學畫的人一定要能體會什麼是美？我曾以為「美」這東西太抽象也太主觀了，後來父親去世後的這幾年，即使有時好幾個月都沒欲望動筆畫畫，也無法在一個月內不踏入山林一次，享受綠意盎然，和山作心靈對話的喜悅。這大概是常與父親到戶外寫生，不知不覺也愛上了青山綠樹。前次重返山中時，我突然有了新的領悟，意會到心中那一份對大自然的感動，不就是父親生前所強調的那份「美」。父親說得對，很多顏色是肉眼看不到的，這時就要用我們富美感的心去體會，把它們一一擷取下，充分表現在畫紙上。山的顏色不就是這樣，不是只有綠和藍，平台櫃上的紅玫瑰，也並非只有單純的紅色，畫者要把這簡單的綠、藍以及紅，透過心靈凝想，讓它變化萬千。

我其實是很喜歡父親油畫或水彩上的風格，那紮實的物體結構，嚴謹細緻的明暗表現，總會引起我內心上一次又一次的撼動。有一陣子我很用心學習父親繪畫的風格，學他油畫筆下的山巒，平塗墨綠再加幾筆明顯湛藍的筆觸，也學他水彩喜用白黑兩色勾邊的技法畫蘋果。有一次我向父親展示私下臨摹父親一幅風景油畫，畫得幾可亂真的作品，原以為他會誇讚我的畫技，卻沒料到反使他憂心我的繪畫找不到自己。父親的憂心，也該是我繪畫上的瓶頸，那是在我繪畫技巧熟練後，逐漸明瞭到父親口中的「繪畫貴在創作」，真是件不容易的事。

時常我會為畫什麼和怎麼畫而苦惱，有時更以為設法刻意改變向來的繪畫方式，畫一些有時連自己都不知自己在畫什麼的內容就是創新。父親見狀只是淡淡的一笑，提醒我縱觀不少名畫，畫中物是再平凡不過的人或物，之所以偉大，是看畫者有沒有化腐朽為神奇的巧思。那麼，我該如何讓所畫的對象神奇起來？在好一陣子與父親穿梭山林，盡享存於山與樹間的靈秀之氣後，我領悟到要多瞭解山，才能畫好山的道理。要把一束玫瑰畫得生氣活現，也和畫好山相同，得先和玫瑰培養默契，要先喜愛上她，才能畫出她微妙的韻味。

父親有時拿著寫書法沾滿黑墨的毛筆，恣意在水彩紙上直掠橫掃，卻不經意的在流轉渲染的墨水裏，玩弄出心得和趣味來。可不是，看他幾筆的撇捺，就可畫出一座高山，再依墨色的濃淡，分出那是遠山或近山，是長滿林木的蒼鬱山林，還是草木難生的荒山。創作該是像父親這樣吧，要敢勇於嘗試，也不該給自己太多負擔和壓力，要不然，何能體會繪畫的樂趣。

父親給我的觀念是，要常常把畫畫當成遊戲，這樣畫起畫來才沒有壓力，可以自由自在的從畫錯中學到一些寶貴的經驗。難怪我始終覺得父親都在畫架前作速寫本上隨興的塗塗抹抹，是在輕鬆的練習，不是在聚精會神的畫一幅畫。「練習永不嫌多」該是父親繪畫上的座右銘，看他四十餘年的繪畫生涯中，算畫好正式一幅完整的畫總共才九十七件，有加裝畫框的，又只有區區的十六幅而已。可是堆積如山，少說也有兩百本的速寫本，卻讓我對父親的用功程度，深感折服。

難忘的是父親教我水彩渲染，還要特別找雨天，讓我徹底感覺一下那溼的感覺。有人以為之所以叫「水彩」，就是強調色彩在水裏的那份「溼」感，我同意這樣的說法，也確實在溼答答的紙上，玩出色彩的趣味。

熟練的渲染技法，應是多次我看父親隔窗畫一張雨中即景的寫生裏學來

的。我看顏色在含水的紙上暈開、急速擴散裏又帶明暗層次的變化，有點像凌晨看到曇花開放，這般千載難逢。溼去的畫紙兩三小時後自然陰乾了，可是畫面上呈現的溼感，卻依然存在。那路人撐著五顏六色的雨傘，走在盡是雨水的街道，還有路面積水處，更留有人車的倒影。再細看父親這張描繪雨中街道的水彩，真訝異這些紙上色彩，本身是乾的，卻可以恆久表現溼淋淋的感覺。

父親是我繪畫上的嚴師。他常單就一個維納斯頭像，從四面八方各種角度畫上一百張素描而沒有半點厭倦感。看到平台櫃上擺放的四尊石膏雕像，最先使我想到的，是父親嚴肅而一絲不苟的教學態度。說也奇怪，父親指導我畫水彩和油畫的態度，和畫石膏像素描有天壤之別，只因為父親看重素描是一切繪畫的根基，並以為畫石膏像為訓練畫者的耐心和細密觀察能力最好的方式，所以偶有形狀和構圖的錯誤，即使是我已快畫好，他也毫不客氣的以手抹掉在紙上呈現的石膏像，要求我重新畫過。有一次我不高興又要重畫，頂了父親幾句，他瞪我一眼，厲聲指正我：「既然畫錯，就要立刻改正！」父親這句話似猶言在耳，現在想想，那真是畫素描少不了的基本功夫，在父親嚴苛的要求下，往往一張標準開的石膏像素描，得畫上兩三個星期才能停歇。父親作畫的態度便是這般要求完美。以至於他若發現自己已裝框好的畫作有錯誤或不滿之處，也毫不考慮拆了畫框改畫。

可想而知父親的每幅畫作，都融入了他苦心經營的心血，多變的色彩，更帶有他潛藏內心，不為人知的情感。父親向來不喜歡別人叫他畫家，他只是一名平凡的國中美術教師，甘願經年累月不斷地默默作畫。從父親一生中只參加過兩次聯展，沒開過任何一次個展看來，他似乎沒作過以畫成名，靠畫致富的夢。父親留給我的，除了一間畫室，以及他一生努力畫下的珍貴畫作，他對繪畫的執著和熱愛，已早深植我心，讓我時時想起他，都是一幅手



執畫筆，在畫架前不眠不休的景象。

只不過，父親的別離，終究也帶給我不少困惑，包括他在庭院栽種的向日葵，現仍朵朵在朝陽下燦爛的開放，在看著藉由花瓣散發出的無窮活力時，也讓我不由得想到曾用整個燃燒的生命，來全心作畫的梵谷。父親在時，怎沒問他梵谷是不是他最景仰的畫家？

畫室裏父親生前使用的那只畫架，正孤寂的靠在牆角，默默迎向早晨從窗外照進來的陽光。那幅父親臥病在床，仍執筆畫我的油畫，三十號畫布上留有父親遒勁的畫筆筆觸，雖只以黃褐色畫了我的半身輪廓，我卻在每看這幅未完成的畫作時，都會想起父親執意從病床上起身，畫一畫因體力不支，在我面前撞翻畫架的淒慘畫面……。

於是，在數不清的日子，父親那幅未完成的畫作，竟也隱隱使我感到追求藝術的道路，原來就像父親平凡的一生-----走來孤單寂寞，卻是無怨無悔。